



双重视点的摄影

◎乌苏拉

Photography From Double Visions



今天,几乎在所有的地方,我们生活的世界正经历着急速的变化。而在中国,这种变化的规模尤其巨大。在这块土地上,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加速度的现代化进程让整个世界为之惊叹。它体现在经济生产的增长、交通运输的发展、文化教育的进步、电子机械技术的推广应用,更体现在城市化方面。中国的一座座城市正在变成超级大都市,不断地向四周、向空中扩展,错综复杂,丰富多彩,与其他国家的大都市相比毫不逊色。

缪晓春曾经在德国的卡塞尔艺术学院学习自由艺术,还在他留学德国时,每次回国探亲他都对家乡翻天覆地的变化深有感触。看上去一切都不复是从前,每次跃然在目的都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其中被保留下来的旧的部分相形之下变得越来越小。在德国的学习和在欧洲各国的游历使他有认识接触到新的艺术媒体和表现形式。且不说摄影和电影艺术很久以来就已和绘画、雕塑、素描一起列入传统的艺术领域,而空间装置、录像和电脑动画这些新的表现形式更是构成了当代西方艺术的风景区。既然自然和历史一直持续地受到重压,它们也就不断地找寻全新的方式用艺术的语言作出反应。

有一天,我在莱耐尔·卡尔哈特教授的画室里见到缪晓春,他坐在一台小型旧式缝纫机前,守着一大堆中国丝绸。其中一块大的料子是深蓝色的,另一块小一些的料子则是柠檬黄的。在他的身旁还堆放着几件用玻璃钢翻塑的、经过了彩绘的人物肢体,包括一个连着肩部的头,头顶戴着少见的冠,以及精致的手脚。脚上着的履前部向上卷起。

他向我解释,他要用那些丝绸缝制一件中国的官服,就像千百年前古人穿的那样。那头像的面部是艺术家自己的面膜,只是换了士大夫的发型。完成的人像用一个支架来固定。在德国,艺术家把它带到各种不同的场所:引人注目的地方,如法兰克福的飞机场,卡塞尔的火车站,卡塞尔威廉姆逊喧闹的巴洛克式流水阶梯,不那么容易到的地方则有工厂的车间。它还出现在气氛亲切的私人家中,与德国家庭共进晚餐;钻进卡塞尔街道的电话亭里打电话;坐在电脑显示屏前查询信息,后来甚至登上一架小型的私人飞机,爬到驾驶仓里。1999年美国空袭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有四名使馆人员丧生。它还和其他中国人一起跑到波恩去抗议。最后这位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中国士大夫和他的艺术家一起返回了中国,既没用护

照,也没买机票。从那时起,它一直陪伴艺术家,帮助他在自己的祖国进行艺术创作。

于是当艺术家通过相机的镜头观察周围的世界时,这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的像就成了他的见证人。不论是记录现实生活的场景,或是偶尔捕捉传统的遗迹,我们总能在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中找到它。在西方,在公众聚会的场所,我们总是能看到许多的雕像。它们表现的是众神,传说中的英雄、神话里的人物、帝王将相、显赫的公民、诗人、造型艺术家和音乐家,等等,不一而足。这些雕像用的往往是青铜和大理石这样的坚固持久的材料,固定在较高的基座上,摆出激昂慷慨的姿势,显出唯我独尊的架子,以吸引观众的瞩目。缪晓春的这尊像则完全不同:它只是一位来自过去的见证人,安静到几乎不引人注意。某一刻它出现在我们面前,转瞬之间它又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公众场所建人物纪念碑或塑偶像,这不是中国的传统,而典型的中国士大夫也不必去理会琐碎的行政管理工作,要效忠帝王的唯一条件是通过一场诗学和书法的考试,他要证实他有能力和发展自己对文化的自觉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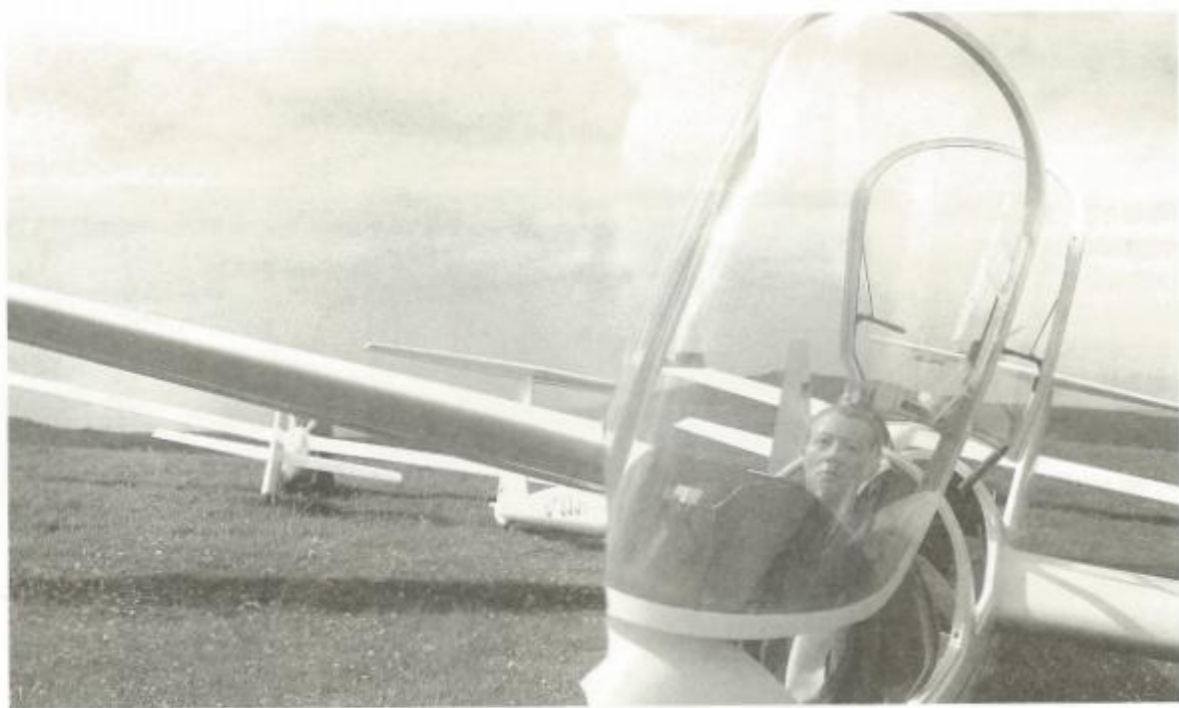
很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缪晓春决意使用这个传统的中国士大夫像来做一面镜子。作为艺术家的摄影师,让这个代表传统的形象像自己一样去面对现实的真理性。由于艺术家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用了自己的相貌,通过它再现了自己,所以从这些摄影作品中观者会意识到一种双重性,被这个原本不属于现实世界的形象所吸引,忽然间开始用一种较为保留的眼光来审视今天。今天变得有些陌生,它不再是不言而喻的了,就好像现实的一刻在我们的眼前(以不同的面貌)显现过两次。

摄影截取的是延续不断的时间中的一瞬,但时流在这一瞬间被截断,看起来并不只是因为摄影的行为。作为镜子的士大夫像同样发挥了作用。于是突然间在图片上出现了两种透视关系,一种是相机透镜显示的机械透视,从纯摄影技术的角度讲是回避不开的;另一种是中国士大夫的历史透视:即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现实。另外还有某种东西,把观者的注意力引向这个士大夫的像。如果一张照片总是把运动的物像转向静止的状态,我们会凭着我们的直觉意识到,其中一定有某种东西,某种不动的东西,不经意间吸引着我们的目光。这就是那士大夫像本身,它由此被照片中的其他人物形象衬托



1、形象 摄影 缪晓春
2、在电脑前 摄影 缪晓春
3、艺术学院里的艺术讨论 摄影 缪晓春
4、电话亭 摄影 缪晓春





传统的士大夫像的与众不同，它带给我们的陌生感，造成了现实和历史之间的鸿沟。在绘画中这鸿沟会和它的客观性同时丧失掉那种似是而非的紧张对立的感觉。在摄影中，由于长时间的曝光，那些移动速度过于快的被摄体，如行驶的汽车、摩托车，或是匆匆步行的路人，显得犹如鬼魂，恍惚不清。它们出现在画面中，与那传统士大夫

出来，把我们眼睛所见的加以固化。这是摄影的先决条件。这种固化在使时间间歇这一象征性的行为过程中也改变了自己。时流在一瞬间看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也就是正常的发展被固化了。所以我们最终还是看不到现实。所以深思熟虑地经营位置就变得至关重要。缪晓春往往正是这么处理他的士大夫像的。它很少占据照片的中心位置，有时是稍稍偏离透镜的轴线，有时则完全处于画面的边缘，偶尔还会出现于背景门框的亮光里。它还通过自己特有的视点（透视线消失点）——历史的视点——来对透视学的视点加以补充。并且作为照片中的一个“观望点”，它同时使我们把目光对准现实世界聚焦。所以它在照片中有针对性地引入了一个对立面，却不是为了强调哪一方，而是把现实和过去的关系作为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提了出来。

缪晓春的摄影作品有一种安静感，这要感谢摄影师高超的摄影技艺和他对视点的着意选取。首先这些照片是用完全经典的中国卷轴样式加以装裱的，画面或横或纵，连续流畅。也有方形的构图，总能达到微妙的平衡。艺术家在选择视点时往往有意减弱纵向的空间感，通过选取与画面平行的物象而刻意强调了平面感。于是作品达到一种和谐的平面形式，同时也就获得了安静感。在再现视觉空间时对平面价值取向的侧重主导了艺术家对视角的选择，直到2000年年底，缪晓春都是在使用一台哈色布莱德中型相机拍摄照片。单张的底片被放大到银金属相纸上，再横向或竖向地加以拼贴。在德国拍摄的作品往往像海报招贴，拼贴时画面总有局部重复的地方，

在中国拍摄的作品则拼接得严丝合缝，不露痕迹。银金属相纸的优良材质，对曝光时间的严格控制掌握，再加上高锐度，使照片的影调极为丰富，并获得了刻画入微的细节效果。并且银金属相纸曝光后的化学反应也有助于照片效果的加强，最后呈现在观者面前的就是如诗如画般的、被柔和气

的不自然的形象所显现的稳定形成了特有的对比，也使我们多了一种体验。这里真实的现实成为一部加速放映的“电影”，而摄影师和他那沉默不语的见证人却要透过他们固执的双重观察把这部电影浓缩凝固于一瞬。在一幅照片中，上海的黄浦江上，一桥飞架两岸，通过从下仰观的视角，只见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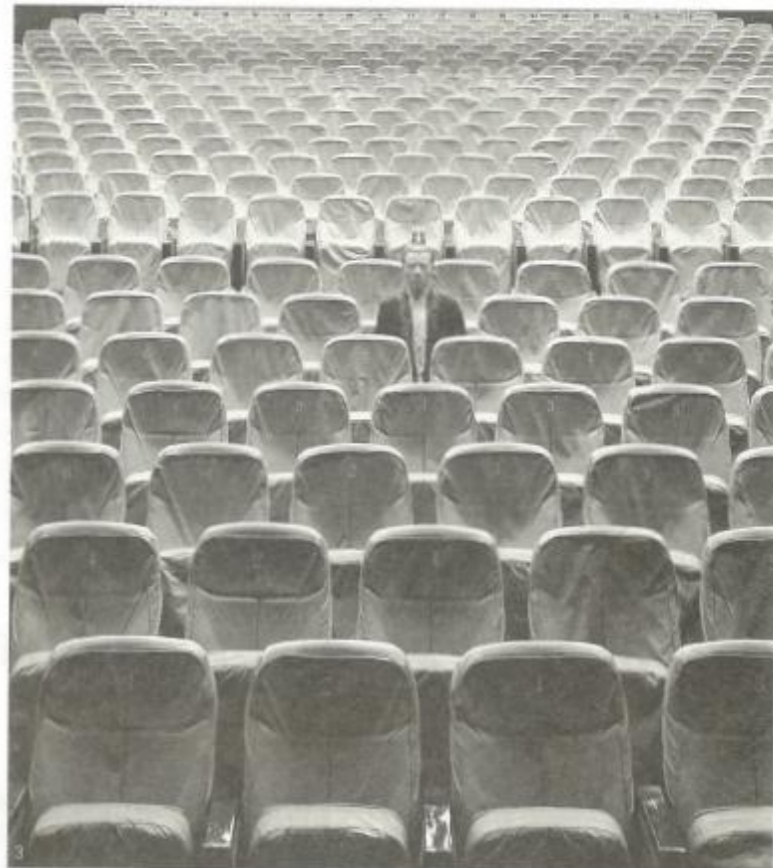
氛所笼罩的，图像清晰的艺术作品。2001年年底，缪晓春开始使用佳能座机摄影。大尺寸的底片使冲洗层次丰富的巨幅照片成为可能。

这里要说的是，缪晓春所做的，即以特殊的视觉方式来关注现实和过去的关系，如果换用绘画的语言，是不可想象的，那来自

暗的桥身，它经过透镜变形的轮廓线向远点交汇过去。这里摄影师选取的视角固然富有戏剧性，但同时也经过了凝练和浓缩。

维莱姆·弗鲁赛尔曾说过，黑白摄影在唤起人的回忆感方面是独一无二的，而彩色摄影则显示忘性。不过作为后现代时代自我遗忘的记号，彩色摄影倒是也能令人惊讶地

- | | |
|----------------|--------|
| 1. 在滑翔机里 | 摄影 缪晓春 |
| 2. 启程 | 摄影 缪晓春 |
| 3. 人民代表 | 摄影 缪晓春 |
| 4. 波恩美国大使馆前的抗议 | 摄影 缪晓春 |



表现这个题材，就如安德烈·贾尔斯基那些大场景的彩色照片所显示的那样。我们可以把缪晓春的彩色摄影系列和他的黑白摄影加以比较。那些彩色照片注重描述的是一种场面氛围的“温度”，而士大夫像的存在会多少影响到它。这种对比使画面获得一种特殊的气氛，而（这位士大夫）介入的瞬间就显得很引人注目了。我们不知道在这被忽略的一瞬间，这位士大夫是否真会在现实中出现，更不知道一眨眼之后他是否又会从我们的视野里消失。历史本来就是如驹过隙，逝者如斯，这戏剧性的场面自然而然地转为回忆，但这回忆转瞬间却要化为灰烬——如果它不能在此时此地抛

锚。

我们称缪晓春的摄影是经典的，并不是我们用了欧洲或是西方的摄影美学标准。我们也不能形式主义地去理解，把他的摄影创作看成是对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的简单摹仿。是那种沉思默想的平静安详和全神贯注的气氛使摄影师着迷，进而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这才是我们把这些摄影作品看成是经典之作的原因。用摄影艺术的语言截取画面，选择视角，安排照明，控制曝光，把流动的现实浓缩凝固于一瞬，像我们说过的，借此把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作为问题提出来。如果作为艺术家和摄影师的缪晓春赋予他的传统的士大夫像一个功能，

让它作为见证人来反思现实，观者就会由此加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历史的走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让我们看一下那幅冠名为《上课》的照片，那是最摩登的教学场面。在一间完全现代化的室内，这位士大夫坐在计算机前，尽管他背对着我们，但玻璃窗里却映出他半明半暗的形象来。整幅照片透射出的是平静祥和的氛围，而这平静祥和岂不是这位士大夫生活的时代文化目标吗？而我们在这里不是离我们的目标——用魔术铺就一座桥梁，把过去和现实连接起来——也已很接近了吗？

